四書經注集證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禮祭義〕奉承而進之〔易乾卦〕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按由太虛四語見正蒙太和篇又云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散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莊子道不遊太虛

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

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趙岐註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周禮秋官）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釋文）張揖云參著曰梏偏著曰桎（說文）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漢書音義）兩手共一木曰拲兩足各一木曰梏

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彊上聲

彊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

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

說文主發謂之機周禮誅術之巧者曰械莊子天地篇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

宋孫奭疏句踐宋人

遊遊說也

史記張儀傳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范蔡列傳贊范雎蔡澤世所謂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說力少也李斯傳今秦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皇極經世〕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

〔文子〕智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 傑詳公孫丑

蓋降衷秉彝〔書湯誥〕降衷于下民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

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

〔史記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五傳至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智伯分其地地益大於諸侯又五傳至哀侯元年與趙魏共分晉國又七傳至王安而滅於秦〔漢書地理志〕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　魏詳論語

欿然不自滿之意

〔學林〕欿讀音坎其義則虛已也　按字書臽音坎穽也故字凡從臽者皆有虛陷之義

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皥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皥皥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

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風土記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腨節僅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以爲上

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見書大禹謨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皡皡如也庸功也（周禮夏官司勳民功曰庸）豐氏曰

［宋史列傳］豐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壽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神色自若壽歎曰豐君未易量也後入爲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帝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十餘人稷言陛下初親萬幾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侍恐上累大德徽宗立除御史中丞入對論蔡京姦狀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竊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曾布拜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尚書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意帝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稽忤貴近不得留蔡京修舊怨坐貶除名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謚淸敏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所薦士皆知名當世云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

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

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濵而器不苦窳也

語見史記詳萬章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濵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皷人遜齒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淮南子昔舜耕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濵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史記正義苦讀如監音古𥪡也索隱窳音庾說文器空中亦病也唐書韓琬傳器不汙窳注不牢曰窳

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

〔易繫辭〕陰陽不測之謂神〔說卦傳〕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

〔法言〕甄陶天下其在和乎〔後漢書鄧惲傳〕含元包一甄陶品類

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

〔韻會〕漏滲漏也〔唐韓愈進學解〕補苴罅漏〔宋史傅伯成傳〕天下之勢如乘舟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蘇過颶風賦〕補茅茨之罅漏

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

漢書賈誼傳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也王莽傳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

者小兒笑也一說頷下曰孩小兒將學語時能鼓頷故曰孩

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

〔公羊註〕孽賤子猶樹之有蘖生也〔通典〕奚隷之子曰孽孽之言蘖也有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蘖故於文子辟爲孽辟者辠也故謂孽子

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卽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易乾卦文言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

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淸和潤澤之貌

〔說文〕面顏前也顏眉目之閒也〔九華眞誥〕面者神之庭心悲則面焦

盎豐厚盈溢之意

〔釋名〕背倍也在後稱也〔易艮卦〕艮其背不獲其身〔疏〕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止于所當止也

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

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淮南子蠶食而不飲二十七日而化黃帝元妃西陵氏始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博物志蠶陽物也喜燥惡濕葢皆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周禮禁原蠶為其傷馬也　按天文辰為馬原蠶再蠶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

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禮月令疏麻田曰疇
左傳注並畔為疇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

說文昏日冥也釋名昏損也陽精損滅也禮記疏日入後二刻半為昏說文暮日晚也本作莫日在茻中詩豳風七月京

葵及菽禾麻菽麥[物理論]菽者衆豆之總名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廣雅]大豆菽也[援神契]赤土宜菽呂氏曰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

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後漢書王符傳]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無暇日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

[四書釋地集註]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蓋疑辭朱子生平足未至曲阜故作此言其實曲阜縣東二十里有防山孔子父母合葬處世家所謂防山在魯東絕不高也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

魯指此疑近是〔宏明集〕宗炳論孟子登蒙山而小魯

而太山則又高矣

〔宋景文公筆記〕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郭璞山海經注〕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

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旣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

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

〔爾雅〕大波爲瀾〔邇雅〕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

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詩鄭風女曰雞鳴齊風雞既鳴矣禮內則雞初鳴咸盥漱寇宗奭曰巽爲雞爲風雞鳴於五更者時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玉篇蹠同跖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劉向新序〕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盖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精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 按列子書凡八篇天瑞第一黃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

湯問第五力命第六楊朱第七說符第八〔列子〕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毫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四書通〕摩突如左傳突陳城之突〔杜註〕穿也〔莊子天下章〕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親自操槀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股肉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木屐蹻麻屨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按此墨子盛稱大禹之形勞天下而欲使後世墨者皆自苦是卽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之謂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

孟子考異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

廣韻廳屋也集韻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後語省直曰聽故加广增韻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漢晉皆作聽六朝以來乃加广

則中央爲中

禮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月令中央土

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

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

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禮王制天子三公

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易繫辭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

軔音刃與仞同

學林軔乃礙車輪之木與仞字義不同但假借用軔字耳

八尺曰仞

漢書食貨志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新安陳氏曰集註論語夫子之牆數仞云七尺曰仞註此章則云八尺曰仞按周書爲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元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與蔡氏傳從孔說證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爲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鄭說恐非

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

宋史列傳呂希哲字原明河南人申國正獻公公著子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程頤張載遊聞見由是日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安石爲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事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終公著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壻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嘗稱爲不欺闇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爲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紹聖黨論起分司南京居和州崇寧黨禍奪職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封滎陽公

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

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

書太甲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又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

詩集註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小序伐檀刺貪也鄭箋謂君子之人不得仕進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呂氏祖

謙曰國人見小人在位者乃責之曰獨不見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乎　按朱子詩集傳謂伐檀之人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寧甘心窮餓詩人因歎其不空食蓋全於一人勵志說今又以無功食祿解素餐蓋仍用序說耳檀見論語

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

漢趙岐註齊王子名墊也日知錄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于管子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王子之問其猶近古之思歟

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禮學記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

爲姓統譜桃望出山陽

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草屩也

〔漢書封禪書〕去妻子如脫蹝耳師古曰屣小履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國策〕猶釋敝躧字與蹝屣同

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

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四書釋地又續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鄉士遂士縣士爲士師之屬在周禮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也時文家盡稱士爲士師謬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 與平聲

范齊邑

（四書釋地）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半屬晉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郎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屬齊趙註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麗妙盡齊王之子生長於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郭靖君孟嘗君之於薛乎

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敬夫 鄒志完 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

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

四書釋地垤澤仰左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睢陽故城在今商丘縣南東南門曰垤澤門括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澤門是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趙註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與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肯自開故君自發聲耳四書釋地三續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烏呼呼嗟嗟書一呼一吸杜甫詩呼兒問煮魚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果爾則此呼字應如趙註云以城門不自肯夜

閽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音去聲作叫號之呼近講義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殊非仍爲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

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說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注竭舉也玉篇豬豨之總名方言豬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林氏小說以其食不潔故名之豕爾雅釋獸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檜四豴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豝牝豝小爾雅豕之大者謂之豣小者謂之豵埤雅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詩云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此之謂也說卦曰坎爲水坎性趨下豕能俯其首又喜卑穢亦水畜也禮云羊曰柔毛豕曰剛鬣羊於毛也柔豕於鬣也剛周官云豕盲視而交睫腥說文音姓以爲星見食豕令肉生息肉也今俗謂之腥肉蓋豕有米肉如星則其臭腥而肉不可食說文巳象蛇之形亥象豕之形蓋一陽生於子至巳而六陽備一陰生於午至亥而六陰備故此二字皆象形也子夏之晉

過衛有讀史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鹿鳴篇)　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

(易乾卦彖)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正

蒙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釋名形有形象之異也說文色顏氣也人之憂喜皆著於顏故謂色爲顏氣汲冢周書喜色油然以出怒色厲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

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旣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强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

陳氏曰

讀書記陳氏者卿字壽老著孟子紀蒙　按者卿臨海人官國子司業通考紀蒙十四卷學于葉水心適者

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

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儀禮喪服篇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四書釋地又續此厭於父在本無服權爲之制既葬而除鄭康成曰不奪其思也無厭於嫡母之說誤自趙岐沿於孔疏而集註仍之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

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禮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

朱子文集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

可幾及而日孶孶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

〔正字通〕彀弓弩持滿也〔四書考異〕丁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善道令必中乎表陸云率法也蓋丁氏讀如率性之率陸氏乃讀爲律

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

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禮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

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荅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周禮夏官司勳王功曰勳事功曰勞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近思錄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說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按西銘以天地爲父母萬物爲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疏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晩反　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　許論語　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

禮閒傳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貌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

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一不食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疾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

禮曲禮侍食於長者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註】放飯食之放肆而無節流歠飲之流行而不止濡肉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之決猶斷也乾肉堅肕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也【疏】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蓋也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速

問講求之意，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鬭糜爛其血肉也

〔釋文〕糜煮米使糜爛也方言自河以北燕趙之閒火熟曰爛

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通鑑周顯王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

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

按春秋凡書戰者二十有三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及齊師戰于乾時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八年

晉齊宋秦及楚人戰于城濮文二年晉及秦師戰于彭衙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宣二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成二年衛孫良父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定四年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十一年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按孟子止言戰而集註兼伐言之蓋因伐而後有戰春秋凡書伐者二百一十有三隱二年鄭伐衛四年莒伐杞取牟婁宋陳蔡衛伐鄭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伐鄭五年邾鄭伐宋宋伐鄭圍長葛七年公伐邾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十年翬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宋蔡衛伐戴鄭伯伐取之桓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八年伐邾十二年及鄭師伐宋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公會宋衛陳蔡伐鄭十七年及宋衛伐邾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三年溺會齊伐衛五年公會齊宋陳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九年公伐齊納糾十四年齊陳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十五年宋齊邾人伐郳十六年宋齊衛人伐鄭荊伐鄭十九年齊宋陳人伐我西鄙二十年齊人伐戎二十年公伐戎公會宋齊

人伐徐二十八年齊伐衛荆伐鄭齊人伐山戎三十二年狄伐邢僖元年楚人伐鄭三年楚人伐鄭四年齊宋陳衛鄭許曹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六年公會齊宋陳衛曹伐鄭圍新城冬公至自伐鄭七年齊人伐鄭八年狄伐晉十年齊許伐北戎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曹伐厲宋人伐曹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邢人狄人伐衛十九年衛人伐邢二十年楚人伐隨二十一年宋楚陳蔡鄭許曹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公伐邾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宋衛許滕伐鄭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楚人伐陳二十四年狄伐鄭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楚人伐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二十八年晉侯伐衛三十二年公伐邾取訾婁公子遂率師伐邾晉陳鄭伐許文元年晉侯伐衛衛人伐晉二年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三年叔孫得臣會晉宋陳衛鄭人伐沈秦人伐晉晉陽處父率師伐楚以救江四年晉侯伐秦七年徐伐莒九年楚人伐鄭十年秦伐晉十一年楚子伐麇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齊人伐我西鄙齊伐曹十七年晉衛陳鄭伐宋齊侯伐我西鄙宣元年會于棐林伐鄭晉宋伐鄭二年秦師伐晉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四年公及齊侯平莒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楚子伐鄭五年楚人伐鄭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楚師伐陳九年齊侯伐萊會扈伐陳楚子伐

鄭十年宋師伐滕晉宋衛曹伐鄭公孫歸父帥師伐邾楚子
伐鄭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十二年宋師伐陳十三
年齊師伐莒楚子伐宋十四年晉侯伐鄭十五年秦人伐晉
十八年晉衛伐齊公伐杞成二年齊伐我北鄙三年公會晉
宋衛曹伐鄭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晉衛伐廧咎如鄭伐許
四年鄭伯伐許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七年吳伐郯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郯九年晉欒書帥師伐鄭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秦人白狄
伐晉十年公會晉齊宋衛曹伐鄭十三年公自京師遂會晉
齊宋衛鄭曹邾滕伐秦十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十五年
楚子伐鄭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十七年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公會單
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八年楚子鄭伯伐
宋襄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二年鄭師伐宋三年楚公子嬰
齊帥師伐吳晉荀罃帥師伐許五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八
年莒人伐我東鄙楚公子貞帥師伐鄭九年公會晉宋衛曹
莒邾滕薛杞小邾齊世子光伐鄭楚子伐鄭十年楚公子貞
鄭公孫蠆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宋衛
曹莒邾齊世子光滕薛杞小邾伐鄭十一年公會晉宋衛曹
齊世子光莒邾滕薛杞小邾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宋
衛曹齊世子光莒邾滕薛杞小邾伐鄭會于蕭魚秦人伐晉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十四年叔孫豹會伐秦楚公子貞帥

師伐吳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秋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叔老會伐許齊侯伐我北鄙十七年宋人伐陳衛石買帥師伐曹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邾人伐我南鄙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十九年衛孫林父帥師伐齊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二十四年楚子伐吳齊崔杼帥師伐莒楚蔡陳許伐鄭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吳子遏伐楚二十六年楚蔡陳伐鄭昭四年楚蔡陳許頓胡沈淮夷伐吳五年楚蔡陳許頓沈徐越人伐吳六年楚遂罷帥師伐吳齊侯伐北燕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十二年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十六年齊侯伐徐十九年宋公伐邾齊高發帥師伐莒二十二年齊侯伐莒三十二年吳伐越定二年楚人伐吳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七年齊伐我西鄙八年齊伐我西鄙十二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十三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哀元年齊侯衛侯伐晉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五年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仲孫何忌師師伐曹宋向巢帥師伐曹七年公伐邾八年吳伐我九年楚人伐陳宋公伐鄭十年公會吳伐齊宋人伐鄭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公會吳伐齊十

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十

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春秋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類編召陵未嘗戰而朱子以召陵之類言之則如所謂戰者通一經之用兵而言非專指戰也考之經制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此十三例者通經紀兵之大略也而又有書

救書次之例所謂彼善於此者大抵於書救書次中見之例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莊六年子突之救衛成六年欒書之救鄭閔元年齊桓之救邢僖六年救許是也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是也十三例中惟伐之一例附有足取如莊二十六年齊桓之伐徐則爲暫弭患也莊二十八年伐衞則爲問討罪也文元年晉襄之伐衛則服叛以義也宣九年晉成之伐陳則招攜以禮也襄十年十一年晉悼之牛首北林東門諸役則不戰而屈人者也蓋雖敵國相征而權其情事又當别論故聖人猶有取焉至于入滅圍取之屬固聖人所深惡卽弟以戰論而經文二十三戰中亦絕無可取求其彼善於此者烏可得哉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

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

〔蔡沈集傳〕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

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

〔易繫辭〕斷木爲杵掘地爲臼〔世本〕雝父作杵臼

或作鹵楯也

〔戰國策〕秦王使應侯責武安君曰君前破韓魏之軍血流漂鹵〔註〕鹵同櫓大楯也〔四書考異〕論衡嘗言周殷士卒皆齎盛

櫓或作乾櫓無需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蓋血流之言既難盡信而杵字尤屬可疑朱子借援國策之文特以備一義耳通鑑前編註杵史本作鹵說者謂楯意謂軍中有楯無杵也要之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按此又與集註異

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音論語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　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

周禮鄭注數之以革而漆之孔安國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輛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三百兩凡二萬一千六百人舉全數也

于書序作百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書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禮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書疏〕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軍內驍勇選而為之〔國語〕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

書泰誓篇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按蔡傳云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今作武王告商民之詞與泰誓文意絕不相同

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

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
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心應
之于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閒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
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
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糒也詳梁惠王茹亦食也袗畫衣也

史記堯賜舜絺衣與琴子華子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

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閒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征稅出入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

漢書伍被傳對淮南王言秦爲無道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稅發閭左之戍　按三代賦法計畝而收大率以十分之一爲常數而周禮載師任地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其餘皆無過十二至園廛僅二十而稅一蓋寧輕毋重也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稅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漢興高祖輕田稅十五而稅一足稱寬政唐

立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每丁男一人授田百畝歲納租粟二石是謂租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及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是謂調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者則日爲絹三尺是謂庸宋之財賦大抵三變每變每重熙寧之後王安石立新法常賦之外又有青苗免役等稅而民益困矣范氏所謂收大半者蓋兼指秦與唐宋賦法而言

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囿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易履卦象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按秦始皇殘暴酷烈竟滅六國并天下凡十二年傳子胡亥僅三載趙高遂其悖亂樂弑之於望夷宮立子嬰爲王立四十八日高祖入關子嬰降後爲項羽所殺西漢王莽匿情求名遂移漢祚改國號曰新罪盈怨積天下畔之凡十八年光武起兵伏誅前五代宋武帝劉裕篡晉傳八世合六十年而亡齊高帝蕭道成篡宋傳七世共二十四年而亡梁武帝蕭衍篡齊傳四世合五十四年而亡陳武帝霸先篡梁傳五世合三十二年而亡隋文帝楊堅滅陳南北爲一傳子煬帝弑

逆無道僅十三年而爲宇文化及所弑再傳至恭帝僅二年而禪於唐後梁太祖朱温謀移唐祚貪淫無道爲子友珪所弑傳三子友貞凡二世合十七年而亡後唐莊宗李存勗滅梁之後醮好遊戲略無一善可紀後因指揮使郭從謙作亂中流矢而殂父之養子嗣源代位是爲明宗又傳兩帝合十五年而亡後晉高祖石敬瑭明宗之壻與潞王有隙借契丹兵滅唐傳兄子齊王凡二世共十年而亡後漢高祖劉智遠逐契丹代晉傳子隱帝殺幾大臣兵變而亡凡二世僅四年後周太祖郭威仕漢鎮鄴爲將士擁立傳養子世宗柴榮威定南北傳子恭帝而禪於宋凡三世僅十年以上皆不仁而得天下一再傳而失之者也

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

[類編]社所以祭五土之神（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稷所以祭五穀神凡祭社必及稷天子之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位皆在雉門外之右其壝北向其制不屋其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其主以石爲之稷之位在社西有樹而無主先王

之祭社稷一歲三舉仲春祈穀一也秋報功二也孟冬大割
祠於公社三也此常祭也天地大災則有類祭大故有禰祀
君行則有宜此非常祭也常祭日用甲牲用黝幣用黑王及
尸皆服絺冕其酌獻之節三其樂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若
遇災而祭不
過用幣而已

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

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
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按壇邊低
垣圍繞者爲壝卽所謂壝埒也白虎通天子社壇方五丈取
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
皆冒黃土周禮圖社稷相並社壇在東
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

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
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

按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方四里凡一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卽其地而名之故曰丘民猶所謂黨人鄉人者也

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

禮祭法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禮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明焦竑筆乘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猫虎六坊七水庸八鄭康成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猫虎爲二皆非也昆蟲毋作是祝詞祀神正祈昆蟲之無作乃謂之祀昆蟲可乎　按禮記孔疏湯遭大旱欲變置社稷乃遷烈山氏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此可爲變置社稷之一證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

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廣雅]奮振也[說文]熏火烟上出也從屮從黑熏象也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又親近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宋〕朱子語類或問外國本所據曰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

〔漢〕趙岐註貉姓稽名仕者也〔宋〕孫奭疏亦當世之士

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

〔史記〕季布傳贊〔〕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

方言亦訓賴

〔方言〕俚聊也

許慎曰賴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

〔小序〕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集註〕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

攷大雅緜之篇也詳梁惠王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

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女也嫁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夫人曰惟夫婦同庖不聽衛人愬於齊兄弟兄弟皆欲與君女終不聽乃作此詩 按朱子本向說改毛傳爲婦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且以詩之篇次考之而意其爲莊姜及討孟子則曰本言衛之仁人殆各存一義云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

閉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釋名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步所用道謂之蹊蹊傒也射疾則用之故還傒於正道也　按儵亦作儵楚詞九歌儵而來兮忽而逝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周禮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鍾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周禮考工記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纂疏〕周禮考工記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鍾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蟲旋之義於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鍾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盤龍辟邪邪皆旋蟲之類也〔焦竑筆乘〕通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鍾紐者豐氏特緣考工記有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字相似遂附會以爲鍾紐即周禮之旋蟲之追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槌擊之追

蠡者齧木蟲也

〔焦竑筆乘〕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騾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瘯蠡是也一盧啟切音禮說文蟲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啟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毀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也蠡者其形似也

言禹時鍾在者鍾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

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

禮書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野度以步涂度以軌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按凡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以六尺爲步計之則此涂十二步也

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

按通鑑夏后禹元歲丙子作大夏樂至桀亡之歲甲午凡歷四百三十九年乙未祀成湯踐天子位至殷王帝乙七祀丙

子紀周公季歷堯世子昌嗣立凡五百八十二年又歷四十九年當殷王紂辛十九祀乙丑紀周西伯立靈臺詩所云於論鼓鐘也逆數至大禹元歲丙子共計一千零七十年

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

〔四書釋地〕棠即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即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爲齊有今即墨縣甘棠鄉　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棠公林註棠邑大夫即此棠也

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

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趙岐註〕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

按嵎亦作隅說文隅陬也趙岐註虎依陬而怒爾雅陂者曰阪一曰山脊卽山之曲處也

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

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白虎通北方其臭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臭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故其臭腥中央土也主養故其臭香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淸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

正蒙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愚按所稟者厚而淸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

莊子齊物論爲其脗合莊子釋文脗郭音泯司馬云合也向音脣云若兩脣之相合也

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正蒙可欲之謂善至誠則無惡也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

陽不測之謂神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易坤卦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閒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

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

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

〔方言〕苙圂也〔郭註〕謂闌圂也

招罥也羈其足也

〔玉篇〕罥挂也係取也同羂〔司馬相如上林賦〕羂騕褭〔張衡西京賦〕但覩罝羅之所羂結註羂縊也

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

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

按禮月令孟夏之月蠶事畢乃收繭稅以桑爲均周禮地官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凡無職者出夫布司徒宅不毛者有里布此所謂布縷之征取之於夏者也書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命百官始收斂仲秋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季秋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周禮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此所謂粟米之征取之於秋者也詩豳風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鄉大夫登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均人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用二日焉無年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征此所謂力役之征取之於冬者也讀禮疑圖織麻曰布折絲曰縷帶穀曰粟脫穀曰米布縷出於百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至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雇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白帖昔丁男之戶歲輸絹二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爲戶者半輸其諸邊戍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也

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通鑑綱目唐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分注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元宗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至是楊炎建議立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民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二十二爲丁十六爲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居州縣稅三

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其租庸調雜徭悉省上從其言　按唐立此法宋代因之遂爲不易之制朱子時猶沿此法故曰今近思錄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此兩稅也絹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冬此三限也

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管子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尹子〕凡水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

說苑建本篇虞君嘗謂盆成括曰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托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存盡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日知錄趙岐註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爲萊陽伯以孟子弟子故也晏子春秋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祔合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嬰往弔告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括路史盆成括請合葬母骨於景公之露臺　按曝書亭集以括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疑此另是一人

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

趙岐注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
按別宮猶言別館別寢之類卽所謂離宮也

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
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孟子荅問先儒多讀夫子作扶予而以爲孟子自說朱子獨以
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之言蓋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

趙岐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朱子或問有
以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荅之辭亦或有此理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

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

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

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即此意也

(西溪叢語)趙岐註餂訓取孫奭音義云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餂字按方言有銛字郭註音忝謂挑取物也今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說文以銛為重屬乃音纖廣韻銛字兼有忝纖二音玉篇食字部有餂字註音達兼反古甜字又廣韻餂字音黏餤麥粥也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與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獨韻會音他點反解為鉤取也其文義正與孟

子合孫奭曰本亦作銛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漢書吳王濞傳狧糠及米師古註狧古䑛字用舌食物也蓋以犬爲喻　按字書䑛即俗舐字以舌取物也然則犬以舌食物謂之狧人以舌取物謂之餂也

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

按未可以言而言如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書至十上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不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蘇秦從燕至趙始合從說趙王曰請屏左右自言所以異左師觸讋欲勸趙太后以長安君質齊太后盛氣揖之先至而徐自謝請以其子補黑衣之數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是也可以言而不言如范雎至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敎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攻趙長平大破之使人索六城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之計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所能知也魏圍邯鄲申不害始至韓王問吾誰與而可申子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二人各進議於王以微視王之所欲是也

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

禮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

〔說文〕榱秦謂之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又云椽方曰桷〔爾雅釋宮〕桷謂之榱〔註〕桷屋椽也一名榱桷

題頭也

〔韻會〕題榱頭也玉飾曰璇題一曰璧璫張衡〔西京賦〕飾華榱與璧璫

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

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

爾雅遵羊棗郭璞註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爲羊矢棗

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

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禮內則子生三月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左傳桓六年申繻曰名有五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白虎通人之有姓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云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故殊百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周時物自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禰廟者謂子之親廟明當爲祖宗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略故於燕寢禮曲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

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左傳桓六年申繻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獻公名具武公名敖皆山名是以大物不可以命隱八年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注天子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出故陳爲嬀姓也命之以土地因其所封地名爲族氏若胡公封於陳命曰陳氏也諸侯位卑不敢賜同天子以生以土命臣下故或使其臣以王父字爲族若魯三桓鄭七穆之類或使用先人之謚以爲族若宋戴氏之類或世居其官而有功者則以其官爲族若晉之士氏中行氏之類或以所封之邑爲族若晉之韓趙魏氏之類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史記孔子世家魯定公卒之歲孔子去曹適宋遭桓魋之難遂至陳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去陳按此與論語所引不同史記所載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於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於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並有歸與之辭其在四年庚戌者即論語所載是也其在二年戊申者則萬章所問是也二事不同但朱子於序說中曾駁此說姑錄以附考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徒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生死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琴張見子罕

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禮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舊姓統譜牧皮黃帝臣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皙為友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　行去聲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

荀子榮辱篇孝弟原慤以敎化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原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也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

詩唐風獨行踽踽毛傳無所親也疏踽踽然無所親暱

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

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

周禮鄭注奄精氣閉藏者

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

書仲虺之誥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孔疏秕似粟莠似苗也左傳襄三十年子蟜卒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注莠害苗之草揮以喻伯有聞其莠猶在以伯有侈久宜亡也爾雅翼莠似稷

無實害稼之草無處不生今之狗尾草
也莠既惡物故言之不美者謂之莠言

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

按陽貨篇集註利口捷給此
對亂信爲詞故曰多言不實

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
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釋名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博物志聖人制作
曰經白虎通經常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
人象夫五常之道而明
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
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

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按通鑑堯起甲辰終乙酉在位一百年舜起丙戌終乙亥在位五十年禹起丙子元歲至桀三十五年丁丑歷四百二十二年而商主癸薨子履嗣立自堯甲辰之元載至湯嗣立之年丁丑共歷五百七十二歲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按通鑑湯起丁丑歲嗣位至祖甲二十八祀庚寅而周季歷生子昌自丁丑至庚寅共歷五百五十四年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

史記正義伊尹名摯號爲阿衡也爲湯之相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也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吾以是知萊朱卽仲虺也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宏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同一時誰與之班者萊朱卽仲虺也必矣 按仲虺史記作仲䖶一作仲傀孔安國曰奚仲之後也湯放桀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其語具載商書又左傳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按通鑑商帝乙七祀丙子周季歷薨子昌嗣立至紂三十三祀
戊寅歷六十三年而商亡周武王於己卯歲踐位至靈王二十
一年庚戌歷五百七十一年而孔子生自商帝乙七祀
丙子至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共歷六百二十四年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

按尚書及史記六韜初文王爲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閎夭鬻
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値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文
王於羑里宜生與閎夭之徒求美女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
赦西伯及紂惡日盈諸侯去殷而翼西伯宜生曰殷可伐也
文王弗許宜生乃與虢叔太顛閎夭南宮适輔文王修和有
夏以受有殷命及武王伐商問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將
行之日雨輜重車太公進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
重車洗濯甲兵也武王至紂宮宜生執劍以衛厥後周公留
召公作君奭追道文王時有秉德之臣五人往來以迪彝教
武王時猶有四人同心協力輔以有祿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宜生實居
其一云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按道統之傳始於堯舜堯舜心法惟在於中堯命舜曰允執其中舜以天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禹之見知可知舜命禹總師禹惟讓臯陶以其能邁種德而黎民懷之也帝亦贊之曰汝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而臯陶亦稱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又臯陶謨備言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及知人安民之事而禹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則臯之見知可知伊尹耕莘野樂堯舜之道湯三聘之然後出觀書之伊訓太甲諸篇言湯之道詳矣而尹亦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尹之見知可知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則朱之見知可知太公聞西伯善養老乃歸周釣於渭水西伯命後車載歸立爲太師後佐武定天下陳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緝熙敬止之旨若合符節則太公之見知可知書君奭篇周公稱散宜生等五臣輔佐文王之事已見見上條

則宜生之見知可知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

趙氏惪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概可見矣 按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壬戌當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後三年乙丑敬王崩子元王立在位七年子貞定王立在位二十八年子考王立在位十六年子威烈王立在位二十四年子安王立在位二十六年子烈王立在位七年弟顯王立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自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之歲至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遊梁之歲共歷百四十四年顯王四十八年崩子慎靚王立在位六年子赧王立赧王九年丁未齊伐燕取之斯時孟子在齊距孔子卒之歲共百六十年

六年考史記云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在遊梁齊不遇之後此於篇終歷敘羣聖道統正是孟子暮年所作距孔子卒時不過百六七十年也故約言之曰百有餘歲

鄒魯相去又近

左傳哀七年秋伐邾及范門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鄒本諸國此相近之一証也四書釋地續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今按山東兖州府即魯地其所屬鄒縣即孟子所居鄒國在府東五十里

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

旨深哉

有宋元豐八年

按元豐宋神宗年號神宗在位十八年凡兩改元前熙寧後元豐熙寧十年十一月甲戌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十二月壬午詔改明年爲元豐見宋史

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

宋史列傳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及進士第知益州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彥博請自督戰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至和二年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慶得人三年正月帝方受朝暴疾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因留宿殿廬帝疾愈始歸第封潞國公熙寧中與王安石議論不合力引去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卒年九十二諡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當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

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

李隱曰孟子以周安王之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卒年九十四歲按赧王在位五十九年後七年而周亡秦傳四主始癸丑終甲午共四十二年西漢歷十三主始乙未終丁卯共二百一十三年新莽歷二主始戊辰終甲申共二十七年東漢歷十二主始乙酉終庚子共一百九十六年後漢歷二主始辛丑終甲申共四十四年西晉歷四主始乙酉終丙子共五十二年東晉歷十一主始丁丑終己未共一百三年南宋歷八主始庚申終戊午共五十九年南齊歷五主始己未終辛巳共二十三年南梁歷四主始壬午終丙子共五十五年南陳歷五主始丁丑終己酉共

三十三年隋歷三主始庚戌終丁丑共二十八年唐歷二十一主始戊寅終丙寅共二百八十九年後梁歷二主始丁卯終壬午共一十六年後唐歷四主始癸未終丙申共一十四年後晉歷二主始丁酉終丙午共十年後漢歷二主始丁未終庚戌共四年後周歷三主始辛亥終己未共九年以上五代合五十三年宋太祖元年始庚申歷五主至神宗元豐八年乙丑共一百二十六年自宋元豐八年乙丑程明道先生卒之歲逆數至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孟子卒之歲相去共一千三百七十四年舉成數故云千四百年

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 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七篇終